

垄上行

故乡的小路

李北红

故乡的小路,弯弯曲曲,像一根弦,弹出多少童年的心声。

儿时的初春,田野里凉凉的风,轻轻在耳边吹着。像母亲的手,抚摸着我们的脸蛋。踩着路边嫩黄的小草,踩着夜雨润酥了的田埂,挎着装野菜的小篮,哼着从奶奶那里学到的没有名字的歌谣,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喊着,打着,闹着。戴着柳帽,吹着柳笛,观看春花绚丽的颜色。大别山的烟雨,迷离古村落的银杏树。那飘落的树叶,像打着雨伞,着一身青花旗袍的村姑,装饰了田野稀稀拉拉的春雨,也装饰了山里孩子春夜的梦乡。我们是农家的孩子,去捡拾春姑娘丢失在田埂

上的脚印,去捡拾田间农家孩子的艰辛。稚嫩脚印,留在初春的乡村小路上。

儿时的盛夏,天气没有现在这么炎热。奶奶的一把蒲扇,为我们赶走劳累一天的“艰辛”。蒲扇里,我们听着浓厚重重的乡村夜话。夜空中,我们知道了奶奶版的“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在田间、在小路,我们弯腰拾起先辈马车上掉下的麦穗。一个个黝黑黝黑的背上,滚着汗珠,滚着热风,滚着火辣辣的太阳,滚着奶奶无穷的思念和心疼。我们把父辈的希望拾进了小篮,把母亲的夸奖拾进了小篮,把一个金黄色的五月拾进小篮。我们是农家孩子,把一滴滴汗珠洒在五

月的乡村小路上。

儿时的秋天,家里永远是那样忙。挖红薯、挖花生、摘板栗、摘棉花、收玉米、收大豆、割稻谷,我们走在乡村的小路上。踏着落日的余晖,踏着黄昏的朦胧,我们的草筐里,装满绿色的歌声,我们的镰刀上,闪着惬意的星光。我们割草,我们逮蛐蛐。我们一个个黑黑的嘴唇上,是烧红薯留在上面的一个甜甜的梦。那田野弯弯的小路,像一条彩色的小溪,常常响起我们无拘无束的笑声,歌声,喊叫声。我们啊,是秋天里的一群小精灵,把欢乐种在果实累累的乡村小路上。

庄稼收割了,我们长高了。秋后,我

们就要上学了。就要从这条小路上,走向通往县城的路。农家孩子的辛勤、憨厚,在新的世界里倘佯。

和别的孩子一样,从此我告别了那条小路,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走进工作、学习、生活的海洋。但故乡的那条小路,仍时常走进我的梦境。

故乡的小路啊,你是一根彩色的弦,常常把那些水珠般的往事,那些渐渐逝去的绿色记忆,奏鸣在滴着回忆、欢乐、甜蜜泪水的心中……

啊,你是一根彩色的弦,常常把那些水珠般的往事,那些渐渐逝去的绿色记忆,奏鸣在滴着回忆、欢乐、甜蜜泪水的心中……

记住乡愁

赵毅平

央视百集电视片《记住乡愁》,让许多人心中有了那乡思、乡情、乡梦和乡愁。那背井离乡的人、海外的游子们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小时候虽然也常诵读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诗句,后来也读了冰心作家出国留学途中写下的《动人的诗句》,“她是翩翩的乳燕,横海飘游,月明风紧,不敢停留,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似乎懂了一点怀乡之情。

乡愁和世间万般事物不太一样,事物在眼前,你就会感知它的存在,而乡愁则是例外,只有离开了它之后,才现出身影,你才感知它、拥有它、眷恋它。十四、

五岁远行离家参军,在那书信飞雁、手摇电话、绿皮火车的年代,故乡已经远哉遥遥了,从那时开始,潜伏了怀乡的观念。特别是在军号响过的寂静夜晚,常常觉得故乡像一条清流潺潺的小溪,在心里流淌;故乡又似高悬在天边的月亮,抬起头来就可以望着,但却没有办法抵达它的身边。不过这种情怀往往淡似青云,轻如薄雾。

清代诗人有一句抒怀诗句:“鸟近黄昏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游子像飘零的叶子一样,不管你甩手天涯,飘零万里,不管你身在海外一线城市,不管你有豪宅、名车,最后总想像落叶归根一样,回归生命的本源——故乡。即使一定要

与儿女生活在一起,每逢有人从故乡而来,却总是有足够的旧闻轶事,彻夜问个不停。哪怕报刊、互联网上有一则关于故乡的短讯,电视里有一个似曾相识的镜头,一场球赛、一缕乡音、一种家乡土特产都会引起连绵不断长久的回忆。

是啊!淡淡的追怀,是一种对于往昔、对于旧情的回归和认同。这种向往、一种渴望和青少年时代那种激情洋溢、满怀憧憬的热望是迥然不同的,对于故乡的那种追怀和向往,再不像青年时期那样薄似青云淡如烟,而这种追怀却又是朦胧模糊的。像炭火热炕之于暖气空调、清油灯之于台灯日光灯、茅草小屋之于别墅楼房……怎么比?后者是物品,

前者是乡愁。

乡愁是昨天和今天的对接,一番追忆就是一番再现、一次重逢,人们追怀既往,踏寻旧迹,无非是为了寻觅过去生命的痕迹,设法与逝去的岁月重逢。如今我所置身的校园也是我的母校,千年银杏树依然茂密,百年石狮依然威武。每次步入校园,仿佛时间还停留在那里,还能搜寻少年儿童时期的印象,让我记住乡愁,让我重新邂逅一次深藏在故乡烟尘中的童年。魅力家乡发生了巨变,那鸡公山、南湾湖和信阳新老八大景,还有那能把城市放在山水间的青青贤山、清清沙河,一定会让人们记住乡思、乡情、乡梦、乡愁!

戏与梦

林清玄

心香一瓣

一位在电影上都演出完美爱情的女星,现实生活的感情却一再遭到挫败。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演了这么多年的戏,没想到演自己是最辛苦和失败的。因为演别人时可以根据剧本的情节来演出,但是演自己时,却没有写好的剧本,没有彩排,也没有NG,一旦演坏了,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因此,她说:“演别人容易,做自己难。”读了这个报道,我的感触很深,大凡世事皆是如此,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站在岸边时容易客观,身陷洪流时就会迷乱了,在现实社会,我们可能看到心理学家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心理情结;专门为人解答婚姻爱情的人,自己的爱情婚姻可能一塌糊涂。

由于真实人生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不能重来,所以要紧的是活在眼前,让每一个眼前都活在最好的状况,承担此刻的责任,那么结局即使不能完美,过程也没有遗憾了。

世事离戏只有一步之远。人生离梦也只有一步之遥。生命最有趣的部分,胜过演戏与做梦的部分,正是它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不能重来。

生命最有分量的部分,正是我们要做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

白菊绽放



潘家栋 摄

雪来了(外一首)

金庆新

且行且吟

大雪来了
比风还快
田里的麦苗 还没来得及
想过什么样的节日
就已经
换上了崭新的洁白盛装

远处的一朵梅花
露出粉红的小脸
伸出稚嫩的双手
在一片茫茫白雪搭建的舞台上
摇着头
跳着舞
尽情释放
想把这个美好时刻永久保留

不知何时
麦苗青了 长高了
迎来空中飞翔的小鸟
梅花一瓣一瓣
在用雪布置的舞台上 被风
带走了
不见了踪影

旁边的河水随着春的伴奏
欢快地流向远方
那个活在风里的人
望着小河
望着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枝
站在麦苗边 梅枝旁
与风信子为伍
一动不动
沉思未来

老槐树下

老家 村头 塘边
生长着一棵两人围抱的老槐树
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
那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
老人们总是说
槐花开满的时候
春天 就是你的故乡

年轻的时候
我在这棵老槐树下
乘凉 看书 望天
听着老人讲故事
听着听着就把我带入梦乡
天上的那片白云把我的梦载向远方

记忆
不是传说
那个与我同龄的女人
在这个老槐树下
也乘过凉 看过书 望过天
也被这棵老槐树庇护过

我们同时来过
我们擦肩而过
我想
在那个年代
我们能说什么
我们不能相互牵手
我们不能相互致意
老槐树见证着
它要是能开口讲话
那该多好
你若能再来这棵老槐树下
也一定能听到我的旁白
我要接着说
槐花开满的时候
春天 就是我们的故乡

俯仰之间话旅顺

秦冰

两山对峙,壁立千仞,形成天然的军事屏障,也即“狮子口”。

讲解员介绍:“狮子口每次仅能通过一艘大型军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渤海湾的咽喉。一百多年前日本就觊觎旅顺口,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朝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从此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进入旅顺后,日军挨家挨户进行搜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三天四夜的屠杀,全城二万多人只剩下三十六人作为抬尸人苟活,一时阴风凄惨,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旅顺成了人间炼狱!”讲解员小姐的声音不觉抬高了许多,难掩悲愤。“1896年11月,清军将士为惨遭日军杀害的同胞修建了墓碑,命名为万忠墓。”

遥想当年情境,即使浩瀚的海水,又怎能冲刷掉这片大地上饱尝的风霜血雨?

抬眼远望,此时,黄海天高风微,波平浪静,一艘艘船只像小鱼正轻快地从“狮子口”游弋而过,拖出一条长长的银白色绸带,又宛如在广阔的海面上谱出的五线谱。如今,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防日益强大,首艘航母“辽宁舰”就在大连建造完成,交付海军,像一条矫健威猛的深海蛟龙,畅游在万顷碧波,守护着广阔的蓝色家园。

俯瞰下去,三面环山之中,一座座红顶房屋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就像星散在海面的一面面红旗;一排排高大的舰船矗立岸边,整装待发,犹似鲲鹏准备展翅高飞,翱翔天宇。讲解员骄傲地说:“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旅顺口军港!”

“大家请看背后的这座塔,它的形状像什么?”讲解员指着位于白玉山之巅的一座高塔。只见高约六七十米,外观像灯

盏上的一支青灰的蜡烛,又像一枚巨大的炮弹,准备朝天发射。“它是日本当年在中国的靖国神社!”讲解员的话让人们眼睛燃起了火焰。“1904年,日俄为了抢夺大连、旅顺,在我们中国的地盘竟打起了狗咬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日本为了炫耀军功,表彰为天皇战死的日本军人,抓了中国民工二万多人,耗时二年多,建造了这座表志塔。”讲解员缓缓地述说着那段沉重的历史。“1945年,旅顺解放后改其名为白玉塔。1985年又改为白玉山塔。这座塔坚持没有拆除,就是保留日俄侵略中国的罪证!”

“我们是旅顺、大连,李生的兄弟。两个强邻将我来回的蹴踢,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这是闻一多在《七子之歌》里悲愤激愤的呼喊。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历史车轮的印记永远不能被遗忘。

征稿启事

一、版面定位

《信阳日报·百花园》为综合文艺副刊版,是为我市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爱好者打造的专业性强、品位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副刊,主要刊发我市作家、艺术家及文学艺术爱好者的作品。副刊开辟园地,繁荣创作,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二、基本要求

以文学作品为主,兼刊书法、金石印迹、绘画、摄影等作品;风格不限,品位格调高雅;文字稿件字数简短,长稿不超过1500字。

三、栏目设置

1.“生活随笔”栏目:刊发借景抒情、咏物言志、人生感悟类文章,要求贴近社会生活,做到有感而发,忌无病呻吟。

2.“世相小说”栏目:紧跟时代节奏,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生活,可以

是霓虹下的躁动浮华、乡土里的平淡朴实,亦可是说不完的爱情主题、道不尽的校园情愫。

3.“中山茶座”栏目:刊登导向正确、有思想、有观点、针对性强、说理透彻的杂文。

四、注意事项

1.稿件必须是作者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如发现抄袭行为,作者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2.稿件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和体现正能量。

3.在本报未采用前请勿一稿多投;本报对稿件有删改权。

五、联系方式

电话:0376——6266135
邮箱:xyrbbyh@163.com

《信阳日报·百花园》编辑部
2016年3月

随笔

“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上次来旅顺没到白玉山,这回不能再擦肩而过。

白玉山,原为“西官山”。1880年,李鸿章视察旅顺,“旅顺有黄金山,也应有白玉山”,因而改名,蕴藏了当初踌躇满志的李鸿章对江山稳固仓廩实的自信和祝愿。

凭栏而立,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但见黄海烟波浩渺,奔腾不息,海天相连,无边无际。一条狭窄的半岛透迤水中,酷似一只戏水的老虎把弯曲的长尾甩进大海,老虎尾半岛因此得名。游人都在啧啧称奇。在我看来,它更像一把大铁钳,死死地扼住敌人的咽喉。西侧为黄金山,